

御制全唐诗錄

13193

70.014
S2821

御制全唐诗錄

御定全唐詩錄卷第十八

禮部侍郎臣徐倬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徐元正奉

旨校刊

元結

結字次山瀼州人少不羈年十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後舉制科國子司業蘇源明薦結於肅宗上時議三篇帝悅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進水部郎佐荆南節度使呂諲又叅山南東道來瑱府瑱誅

攝領府事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樊上授著作郎拜
道州刺史流亡歸者萬餘進容管經略使民樂其
教立石頌德嘗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兵亂
入猗玕洞稱猗玕子後家瀼濱稱浪士及有官人
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樊上漁者相戲
更爲聱叟又稱漫叟所著有文編李商隱爲之序
歸來子云結性耿介有憂道憫俗之意天寶之亂
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聱牙故其見於文字者亦沖
澹而隱約譬古鐘磬不諧於里耳而詞義微妙翫
之翛然若有塵外之趣

古體詩

補樂歌

網罟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凡二章章四句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

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鍾惺云老莊著書
深旨尋常拈出

系樂府

并序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歎者爲詩十

二篇

錄入
篇

爲引其義名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詠

歌不盡其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歡怨甚耶

戲音呼盡歡怨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

故元子系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爲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嬰
孩寄樹顛就水捕鯀於都反鱸所歡同鳥獸身意復何拘吾
行遍九州此風皆已無吁嗟聖賢教不覺久踟躕

賤士吟

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榮不能變羈愁爲
愁亦何爾自請說此由諂競實多路苟邪皆共求嘗聞
古君子指以爲深羞正方終莫可江海有滄洲

欸乃曲

誰能聽欸乃欸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
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

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爲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爲酸悽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麌空念庭前地化爲人吏蹊出門望山澤回頭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去鄉悲

踟蹰古塞關悲歌爲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爲悽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修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木始

知世上術勞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聞恣耽欲清和
存王母潛濩無亂蹟誰正好長生此言堪佩服

農臣怨

農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將
論草木患欲說昆蟲苦巡迴宮闈傍其意無由吐一朝
哭都市淚盡歸田畝謠頌若採之此言當可取

下客謠

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黃金主人然不然珠
玉成彩翠綺羅如蟬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豈知
保忠信長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歌頌萬千年

與瀼溪鄰里

有序

乾元元年元子將家自全於瀼溪上元二年領
荆南之兵鎮於九江方在軍旅與瀼溪鄰里不
得如往時相見遊又知瀼溪之人日轉窮困故
作詩與之

昔年苦逆亂舉族來南奔日行幾十里愛君此山村峯
谷呀回映誰家無泉源脩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瀼溪
中曲濱其陽有閑園鄰里昔贈我許之及子孫我嘗有
匱乏鄰里能相分我嘗有不安鄰里能相存斯人轉貧
弱力役非無寃終以瀼濱訟無令天下論

喻瀼溪鄉舊遊

往年在瀼濱瀼人皆忘情今來游瀼鄉瀼人見我驚我

心與讓^人豈有辱與榮讓^人異其心應爲我冠纓昔賢
惡如此所以辭公卿貧窮老鄉里自休還力耕況曾經
逆亂日厭聞戰爭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終當來其
濱飲啄全此生

參官引

天下昔無事僻居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忽
逢暴兵起間巷見軍陣將家瀛海濱自棄同芻糞往在
乾元初聖人啓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垂清問敢誦王
者箴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屢授不次
官曾與專征印兵家未曾學榮利非所徇偶得兕醜降
功勞愧分寸爾來將四歲慙恥言可盡請取寃者辭爲

吾忝官引寃辭何者苦萬邑餘灰燼寃辭何者悲生人
盡鋒刃寃辭何者甚力役遇勞困寃辭何者深孤弱亦
哀恨無謀救寃者祿位安可近而可愛軒裳其心又干
進此言非作戒此言敢貽訓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分

樊上漫作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前山
竹遶茅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峯引望堪忘年四鄰
皆漁父近渚多閑田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

酬孟武昌苦雪

積雪閉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長
吟未及終不覺爲悽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不能

救時患諷諭以全意知公惜春物豈非愛時和知公苦
陰雪傷彼災患多姦兇正驅馳不合問君子林鶯與野
獸無乃怨於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憂何時不發卒
何日不殺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稀皇天復何忍更
又恐斃之自經危亂來觸物堪傷歎見君問我意只益
曾中亂山禽飢不飛山木凍皆折懸泉化爲冰寒水近
不熟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時見雙峰下雪中生白
雲

喻舊部曲

漫遊樊水陰忽見舊部曲尚言軍中好猶望有所屬故
令爭者心至死終不足與之一杯酒喻使燒戎服兵興

向十年所見堪歎哭相逢是遺人當合識榮辱勸汝學
全生隨我僉退谷

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者歡歲稔我麥根已濡各得在倉廩天
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蕈燒柴
爲溫酒煮鰣爲作濬客亦愛杯樽思君共杯飲所嗟山
路閑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興盡還就枕

招孟武昌并序

漫叟作退谷銘指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杯
湖銘指曰爲人厭者勿泛杯湖孟士源嘗黜官
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爲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杯

湖故作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杯湖澄清漪湖
盡到谷口單船近堦墀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欹石
爲天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絕壑流寒泉松桂蔭
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厭退谷正可
遊杯湖任來泛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谷中有山獸
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登殊亭作

時節方大暑試來登殊亭憑軒未及息忽若秋氣生主
人既多閑有酒共我傾坐中不相異豈限醉與醒漫歌
無人聽浪語無人驚時復一回望心目出四溟誰能守

纓佩日與災患并請君誦此意令彼惑者聽

漫酬賈沔州

有序

賈德方與漫叟者懼漫叟不能甘窮獨懼漫叟
又須爲官故作詩相喻其指曰勸爾莫作官作
官不益身因德方之意遂漫酬之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令得誅暴叛上
將屢顛覆偏師常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出入
四五年憂勞忘昏旦無謀靜兒醜自覺愚且悞豈欲阜
櫪中爭食麩與贅麩糠中可食者下沒及牛馬食餘草節曰贅下諫反去年辭職事所懼
貽憂患天子許安親官又得閒散自家樊水上性情尤
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憎吾漫以茲忘時世日益無畏

憚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喚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
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聞君勸我意爲君一長歎人
誰年八十我已過其半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且爲
兒童主種藥老溪澗

春陵行

有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
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
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
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
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
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

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
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後遺人實困疲大鄉
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食是草根暮食是本皮出言氣
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朴之郵亭傳急
符往來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
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
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
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
所持州縣忽亂荒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
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